蓉城秋雨

□拙言

一夜秋雨，洗尽盛夏蒸腾的暑热，也消散了夏日的喧嚣。凉风钻过窗缝，携来草木湿润的气息，整座成都，便在一片朦胧雨雾之中，悄然入了秋。

在这座城市生活二十余载，日日穿行于街巷烟火，我却始终读不透蓉城的秋天。成都的秋总是来得仓促又短暂，常常让人来不及细细驻足品味。前一日街头还有人身着短衫，仍是盛夏热烈的模样；一场秋雨过后，便要翻出长袖衣衫，直面逼近的寒意。

我素来喜爱秋雨自带的清宁雅致，却很难全然共情成都的雨天。这里的雨少有干脆利落的酣畅，一旦落下，便缠缠绵绵，连日不绝，将整座城浸在湿漉漉的氛围里，寻不到想象中秋雨的松弛安然。我心中的秋雨，是江南烟雨的温润，细雨如丝，缓步伞下，处处是悠然诗意。它也不像北国冷雨，一阵洒落便云开雾散。蓉城的雨，绵长如一封写不完的信，一落便是三五日，甚至更久。雨丝裹着潮气，寒意穿透衣衫，丝丝沁入肌理。

查阅资料得知，成都秋季年均不过七十八天，遇上偏冷的年份，五十余日便匆匆落幕。而这有限的秋光，大半又被连绵阴雨占据。秋季降雨天数可达三十二天以上，日均日照仅一点六小时。太阳时常隐没在厚重云层之后，天色总是灰蒙蒙的，晨光黯淡，暮色来得更早。还未好好欣赏梧桐染黄、桂子飘香，还未曾踏遍满城秋景，萧瑟的寒冬，便伴着冷雨匆匆而来。

读到郁达夫笔下的故都之秋，时常心生感慨。先生不惜折寿，只为换取北平秋日的片刻清欢。陶然亭芦花、钓鱼台疏柳、西山晚蝉，破壁间的牵牛，槐树下飘落的花蕊，那是疏朗清透、余味悠长的秋，是文人心中钟爱的清冷意趣。

可蓉城的秋，却是另一番光景。少有清冽长风，不见疏淡秋意，多是挥散不去的潮湿与沉郁。阴云沉沉压在楼宇之上，细雨日夜淅沥不停。想要寻得古人笔下秋士幽远清峻的心境，终究是一种奢望。晾不透的衣衫、镜面久久不散的水雾、墙角悄悄蔓延的青苔，湿闷的空气，一点点冲淡心底的雅兴，只余下一份归于现实的淡然。

清晨立于阳台听雨，楼下梧桐虽染了几许金黄，叶片却被雨水打湿，黏贴在地，全无北方落叶纷飞的洒脱。扫帚划过湿漉漉的街石，声响沉闷，少了几分文字里能读到的清闲。偶有卖糖炒栗子的摊贩推车缓缓经过，腾腾热气在冷空气中凝成一团白雾，转瞬又被风雨吹散。这大抵便是蓉城之秋，为数不多的人间暖意。

我总忍不住设想，倘若雨能够下得淡一些，落过即止，雨歇天晴，碧空澄澈，鸽声悠远，那便是我心中理想的秋雨模样。可蓉城秋雨自有它的性子，自顾自绵绵飘落，天色沉沉，连人的心底也仿佛滋生出一层薄薄的青苔。

20多年过去，我尚未全然爱上这无休止的冷雨，心底也在怀念别处秋的清朗，却也慢慢接纳了这座城市独有的秋日。每到秋雨初临，我依旧会站在窗前凝望，看雨丝织成薄纱笼罩全城，把远方清秋的闲逸，安放于心底一隅。

秋雨还在静静飘落，我知道，待雨停歇，这座城便真正入凉了。

耳朵留余

□石闯

秋日里的一桩家庭喜事，是女儿跨进初中校门。她正好十二岁。自童年奔赴少年的这一步，也让家里生活的生物钟“咔嗒”一声，骤然按下了快进键。也正是这段“狼烟四起”的日常，让我渐渐明白：人到中年，不只是职场、生活、社交需要留余，我们的耳朵，同样需要留余。

女儿小学时学校与家近在咫尺，仅隔一条马路，早晨七点半起床尚且从容，任凭孩子磨磨蹭蹭，也不至于慌乱。而今校址远了，要求七点到校，往前倒推，六点半便要掀开被窝。懒觉成了奢望，稍一懈怠，便要踩着上课铃声匆匆奔进教室。

女儿的作息骤然变得紧绷：朝七而入，暮八而归。午餐、晚餐都在学校解决。长达十三个小时的在校时光里，她的耳朵几乎不曾停歇：课堂上聆听师长讲授，课间听同伴闲谈，食堂用餐时周遭人声嘈杂，待到归家，还要承接父母细碎的叮嘱。

你猜，她何时才能拥有片刻耳根清净？

大约是放学归途，或入睡之前。戴好电话手表，塞上耳机，嘴里哼着不成曲调的歌谣，目光静静望向窗外。这方小小的空间，便是她一天中独属于自己的声音角落。

有时我们攒了一肚子人生道理，正要苦口婆心娓娓道来，她立刻双手捂住耳朵，连声念叨：“我不听我不听！”模样鲜活如摇晃的拨浪鼓。我们的一腔肺腑之言只得硬生生咽下，唯有静待她心情放松之时，寻一处缝隙，再慢慢诉说。

少年人的耳朵终日奔忙，中年人的耳朵负荷更重，如同一条全天候值守的客服热线，无加班费，无法离线，还要时时保持温和的姿态。

耳畔，有上司的叮嘱，有伴侣的家常话，也有朋友的琐事；有孩子此起彼伏的呼喊，也有长辈绵长的絮语。更有微信群消息、朋友圈动态纷至沓来，手机提示音叮咚作响，喧嚣永无停息。

这些声音，有温润悦耳的，也有尖锐刺耳的；有和煦如春风的，也有疾风骤雨般的。

中年人的耳朵，恰似一座庞大的声音回收站，各式语气、各样情绪，悉数收纳其中。想要寻得片刻安宁，何其艰难。

耳畔喧嚣不止，内心便容易浮躁；心神一旦浮躁，行事便容易失序，生活随之乱作一团。恰似一台后台程序开得太多的电脑，负荷过重，终会卡顿甚至死机。

于是我慢慢懂得，要学会为耳朵“控噪”。

我的方法朴素简单：午休时分戴上耳机，循环几首老歌；通勤路上将手机调至静音；择一个周末午后，沏一杯热茶，静坐阳台放空。这些短暂的留白，如同给电量告急的设备充电，积蓄力量，足以支撑我们继续应对生活里接踵而至的忙乱。

几年前到访河南巩义的康百万庄园，我见到一方《留余匾》，乃是康氏第十五代传人康遒平所刻，匾上镌刻着南宋王伯大的《四留铭》：

“留有余，不尽之巧以还造化；留有余，不尽之禄以还朝廷；留有余，不尽之财以还百姓；留有余，不尽之福以还子孙。”

导游解说，所谓留余，如同书画创作中的留白：凡事忌满，凡事忌尽。留白是技法，留余才是藏在背后的处世哲学。

于耳朵而言，亦是此理。

世间哪一幅上乘画作，将画布涂抹得密不透风？哪一处雅致居所，被杂物堆砌得水泄不通？倘若耳朵始终被各类声响填满，看似时时在倾听，实则是一种持续的消耗，得不偿失。

人生的留余，从来不止于财富与福泽，更要留给我们感知世界的感官。耳朵的留余，就是主动为喧嚣划出边界，不把所有声响全盘接纳。

不妨留给自己一段时光，让耳朵静下来。耳根安宁，内心方能澄澈；内心澄澈，幸福与欢喜才有缝隙，得以奔赴而来。

人生从来不是一场比拼信息接收量的竞赛。很多时候，放下繁杂的声响，听不见万千杂音，反而能够听见本心。

射洪感遇陈子昂

□张建全

四川射洪，是初唐文宗、千古诗骨陈子昂的故里。据《元和郡县图志》记载，梓潼水与涪江在此合流，急如箭，奔射江口。蜀人称水口为洪，射洪之名由此而来。

陈子昂，字伯玉，世称陈拾遗。出身蜀中望族，父辈乐善好施，荒年赈济乡邻。少年陈子昂尚侠好武，十七岁幡然醒悟，弃武从文，闭门苦读经史百家，文章渐得汉魏风骨。青年时期赴长安求仕，无人识赏，便留下摔琴扬名的佳话：重金购胡琴，当众碎琴，将百卷诗文分赠宾客，一朝名动京华。

初唐诗坛承袭六朝积弊，文人追逐辞藻雕琢，文风绮靡空洞。陈子昂振臂呼吁，倡导汉魏风骨、风雅兴寄，摒弃重形式轻情志的弊病，主张诗文直面现实，以真情代替浮华，为盛唐诗歌开辟雄浑刚健的新路。韩愈有言：“国朝盛文章，子昂始高蹈。”精准肯定他唐诗开山的地位。

陈子昂诗文卓绝，为官更是刚正赤诚，心系苍生，不肯曲附权贵。垂拱年间，朝廷打算征讨雅州（今四川雅安）生羌，满朝文武沉默，唯有他上《谏雅州讨生羌书》，痛陈穷兵黩武之害，恳请休兵安民，由此得罪权贵。万岁通天元年（696年），契丹作乱，陈子昂随军北征任参谋。主帅武攸宜刚愎无能，战事接连失利。陈子昂屡献良策、主动请战，反遭打压。报国之志难伸，他登临幽州台，遥思燕昭王招贤旧事，俯仰苍茫天地，写下《登幽州台歌》：“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短短22字，是绝境中志士的血泪浩叹。

屡受排挤，陈子昂辞官归乡，打算闭门修史。可他与武则天侄子武三思集团积怨已深，射洪县令段简秉承武三思之意，罗织罪名将陈子昂下狱。陈家送金银希望息事宁人，段简收贿之后依旧严刑构陷。公元702年，四十一岁的陈子昂含冤死于狱中，一代文坛巨星就此陨落。千年之后，奸佞早已化作尘土，唯有他的诗品气节万古长存。

我六岁识字，父亲教我诵读《登幽州台歌》。少时不解诗中苍茫悲慨，只记住陈子昂这个名字。中年反复品读其《感遇》三十八首，最喜爱这首咏兰名篇：兰若生春夏，芊蔚何青青。幽独空林色，朱蕤冒紫茎。迟迟白日晚，袅袅秋风生。岁华尽摇落，芳意竟何成？

诗人以空林兰草自喻，写尽孤高自持，却年华凋零、壮志难酬的孤寂。待到花甲之年，我才读懂文字背后长久的坚守与孤愤。

丙午深秋，六十六岁的我赴遂宁探望老友。友人熟稔射洪掌故，听闻我仰慕陈子昂，便陪我驱车去往金华山，赴这场迟到六十年的文脉之约。

金华山，山门古朴，上书“陈子昂读书台”。沿林荫古道进山，尘世喧嚣隔绝在外。拾级入院，古木参天，廊间悬清代古匾，少年陈子昂便是在此苦读，立下济世弘文的志向。广场上，陈子昂塑像巍然挺立，身后影壁镌刻“大雅不群、一代文宗”。石壁草书《登幽州台歌》笔墨纵横，气象苍茫。

《感遇》含蓄隐忍，是托物抒怀；《登幽州台歌》慷慨悲凉，是绝境呐喊，一柔一刚，写尽他跌宕悲壮的一生。

读书台院中一块“臭石”静静安放四百余年，相传是构陷陈子昂的段简所化。百姓痛恨奸贼残害贤良，以此石警示世人，令恶人遗臭千年。

辞别读书台，我们驱车前往陈子昂墓园。昔日孤坟，如今扩建为文宗苑。六十亩仿唐院落，设有伯玉轩、唐音馆、谏诤厅、文宗堂。读书台与文宗苑遥遥相望，串联起陈子昂少年治学、中年立身、魂归故土的完整人生轨迹。墓前，启功先生题写墓碑：“唐右拾遗陈伯玉先生墓”。碑旁，留存着1999年陵园修缮记事碑，记录乡贤与政府护古兴文的往事。

伫立墓前，秋风穿林，松涛阵阵。我们躬身三拜，敬这千年诗魂，感先贤志节。此行寻访，是一场精神的感遇：一感其开唐诗脉，一扫六朝浮艳，奠定盛唐雄浑诗风；二感其为官守节，心怀黎民，直言敢谏，是读书人的立身典范；三感其孤怀不屈，纵然蒙冤殒命，胸中芳意不曾泯灭。

归途遥望涪江奔流，一如先贤不灭的襟怀。我与老友回望平生，心生感慨：为官一任，当造福百姓，涵养家风，留清名于后世；若是恃权枉法、构陷忠良，纵然一时得志，终将恶名流传，累及子孙。

射洪不大，江流也不算显赫，而陈子昂的诗魂，光耀华夏，永存九州。

生活服务广告 028-86969860 律师提醒：本刊仅为信息提供和使用的双方搭桥，所有信息均为所刊登者自行提供，客户交易前请查验相关证明文件和手续。
收费标准：70元/行/天，每行13个字

■成都市武侯区健体尚美青少年体育俱乐部在成都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武侯支行开立的开户许可证（核准号：J6510001402120402012001000129O）遗失，声明作废。
■四川省瑞锦鑫宏科技开发有限公司财务专用章（编号：5101140324473）遗失作废。
■四川爱德建设工程有限公司，公章（编号：5108025178487）遗失作废。